

章學誠著

文史通義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出版

影印 史通通釋
圖句 史通義
仿古 文通義
字版
(合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章實齋先生的思想系統

世界上最可寶貴的，第一莫如思想家。蓋凡一般人所贊美的文明文化，光華燦爛的事業，那一件不是從思想家的腦蒂裏爆發出來！倘使沒有思想家，那末，地球上，只不過聚着許多還狂榛榛的野蠻民族，還有什麼文明文化可說呢？即以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化現象而言，例如有哥白尼的地圖思想，然後纔有哥倫布之尋獲美洲新大陸；有瓦特的蒸汽思想，然後纔有四通八達的輪船火車，以及無量數製造物品的汽機；有盧梭的民約思想，然後纔有法蘭西及全世界之人民大革命。此外關於思想家產生的結果，使世界的氣象煥然一新，更不知凡幾；只是令我們慚恨的是，這許多有光人羣的思想家，都出在歐洲的白種人中，因此使我四五千年文明古國的中華民族，事事擠落人後，絕少進步。這是多麼慚愧而應痛哭的一齣悲劇呢！

所謂學問，固屬人類圖存進化的一件重要原素，但不參之以思想，總不免成了一個故紙堆中的蠹蟲。雖囊括九流百家，讀盡四庫全書，於己身於人羣，究能產生些什麼效果呢？我國歷來的學問家，大多數正坐了這個大弊病，所以只得眼巴巴地看着世界文化的日新月異，而我則不得不低首下心，自認其落伍了！

雖然我國在春秋戰國之際，也曾發現過一度如火如茶的思想，就是孔老夫子也曾把『思與學』一樣地注重。不料到了秦漢以後，便束縛得黯然無光，愈趨愈下。到了前清，號稱古人所從事過的學問，應有盡有；而考據一項，尤高出二千餘年學者之上，奔走趨附者，稱之曰『漢學』，或更尊之曰『樸學』。然苟一細查其結果，實不過養成許多故紙堆中的書獃而已。究竟於己身於人羣，又有如何的效果呢？我們本不敢無故非毀前賢，無奈事實勝於強辯，苟能平心靜氣，加以一仔細的權衡，則人類天良具在，自然能知此言之不謬，而究其原因，總不外乎只知『學』，而不知『思』罷了！

當前清中葉，在這種支離破碎以爲學的濃厚空氣中，不料我鄉，却產生了一位出類拔萃的大思想家，能掃

除一切跳出網羅，獨樹一幟，以與四面八方之俗學相週旋，當時雖寡不敵衆，不爲惡濁空氣所容許，然而真理不滅，終有闡微發幽之一日，此人爲誰？則章實齋先生是已——近來如胡適之氏之爲章實齋先生作年譜，豈不是真理將顯的動機，所以我雖末學不文，不得不把章先生的思想系統，抽繹出來，以爲讀先生著述者之先導。

自來我國人士之所謂學問，於春秋戰國以後，其學問可數者，在兩漢則有經學，在魏晉間則有清談，唐則有詩賦，宋則有理學，四項之中，惟清談僅流衍於一時，其餘三項，幾無不認爲學問界不祧之宗，以曾國藩之胸襟，而所認爲學者，亦不過述姚姬傳之遺說，所謂『學必以義理爲主，而後考據有所附，文辭有所歸』而已。獨我鄉之章先生，絕不以此爲已足，其於文史通義之原學篇，曾大聲疾呼曰：

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驚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殉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禮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

此章先生對於一般學者之總鍼砭，亦可以說是對於一般學者之總規勸，而其中心理論，即以必須能『思』然後始可以言學也。先生之全副精神，皆以此爲出發點，必先知此義，然後始可以言先生之思想學說。

先生既以上述的三種學問爲不足，思更採取不虛懸而無薄的真實學問，那麼，從何處下手呢？原來世界上之事物，日出不窮，我們無不可取以爲用而爲真實的學問，故凡宇宙間之森羅萬象，社會間之世故人情，無一不是我們良善的課本——如地圖汽機學說之取於自然界物理，民約思想之出於人類相互之間——我們據此廣大良善的課本，運用思想以研究之，第一，當知我們『人』之所以爲人，『人』有『人道』，『人道』因何

而發生，因何而施行？這不是做人第一等學問嗎？章先生之原道一文，即說明此理之所以然。試讀如下的一段：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醇醇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伍什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鄰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自來一般學者，捧着『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孜孜研究，而不知仁義忠孝刑政禮樂的來源，所以雖曾讀破萬卷，窮極九流，終不免爲無本之學。而章先生則把仁義忠孝刑政禮樂的來源，探索出來，這便是高出他人頭地的地方。至於先生著述，雖數十萬言，無不出於一本，即孔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原道篇又曰：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啓閉其門戶，妻孥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鄰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衆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天地間之至理要道，即在人倫日用之中，捨此而求道，所以虛懸無薄而無所用。章先生深知此理，故專從人羣結構上面，探索得人類應行的道，係從社會成立後方始產生。上述二節，即說明社會所由成立，及文化政治之所由發軔，即西洋之社會學、政治學，其發源亦不過如此。

查西洋各種科學早已大行，獨社會學至十九世紀後半紀始得成立。蓋因社會學非如其他學科，可以實驗。今章先生於百年以前，已將社會成立的原因，說得明明白白，非其思想之博大精深，又安能及此。

英國社會學大家斯賓塞氏，曾說社會初起時，爲部落之酋長政治；而其時之爲酋長者，非狡黠之牧師，即武

勇之狩獵家；蓋一則以智馭人，一則以力服人也。章先生所說「才之傑者」，「德之懋者」，與斯氏所言，若合符節。那時苟有人繼續研究，擴而充之，則我國社會學之成立，必更先於西洋，而種種事業，亦何至盡落人後。且社會學實爲各種科學之總歸宿；人苟不明社會學，猶徬徨於四野而不知家在何處。章先生首先注意及此，豈非我國的先知先覺呢！

章先生思想學說，既如上述；他更明白到人羣過去的事蹟——歷史，不可不研究之，而爲自己借鏡之資，因此有文史通義之創作。

歷史者，所以記載人羣過去的事蹟，其要素，即爲一民族之盛衰隆替，和社會文化之如何產生，如何推展，故一人一朝代之記述，不關重要；其重要，在一民族之動作。章先生因植本於此種思想，故書教篇曰：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自隋書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滯。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語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卽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夫史爲紀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濫也。

章先生之眼光與思想，因注重一民族之盛衰，一社會之文化，故對於記載事蹟的歷史，特注重於紀事本末的一體。近來西洋新史學家所作歷史，也無不以此體爲最上乘，此蓋因探究社會之結果，知非紀事本末體，不足爲無遺無滯，體圓用神之記述也。袁氏之纂錄，雖未足語此，然能「卽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一民族之新歷史，因以出現；而一民族之新社會，亦得因之而出現。歷史之所以可寶貴者，在此。歷史家之最大

任。務。亦。在。此。若。陳。腐。之。舊。史。家。徒。知。記。斯。賓。塞。氏。所。說。『。鄰。貓。生。子。』。之。故。事。與。老。聃。所。說。『。其。人。與。骨。皆。已。朽。矣。』。之。古。典。於。己。身。於。人。羣。究。亦。無。絲。毫。的。用。處。中。國。所。謂。史。學。家。者。車。載。斗。量。而。在。歐。化。未。東。漸。以。前。能。知。此。義。者。惟。章。先。生。一。人。而。已。

章先生因眼光極高，思想極深，故所出言論，能發前人所未發。又因立於一本，故雖萬語千言，無不枝葉扶疏，有條有貫，自然界之事物，社會間之世故人情，因為我們良善之課本。然古人遺留的典籍，即數千年來古人思想智識之所繫，自然也不應棄之而不顧。孔子教人曰：『溫故而知新』，就是教人不要讀死書，要從固有的典籍中，探究新的意義出來，方可稱之曰善讀書之學者。如上所述，考察辭章義理三項學問，因學者不知『溫故知新』的意義，所以雖『抱殘守缺』，終無補於人羣。章先生則不然，故於原道篇，又說明古籍之爲用，曰：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詳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不知後世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焉，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此卽章先生教人讀書之法。言器合於道，則雖二千年以前的古籍，皆可求其致用之原，所以異於虛懸無薄之學。邵晉涵言先生『原道』篇文章，傳至京師，同人素愛先生者，皆不滿意，『可見那時候學者思想之蔽錮，達於極點了。獨有章先生一人，於『漢學』空氣最濃厚的範圍中，特地跳出圈外，而以真實的學問，大聲疾呼，以告於一般學者，這真是尋常人所萬不可冀及的。其次，清代乾嘉間之學者，幾以考據爲唯一學問，此種風氣造成以後，身入其中者，真不知其『何所取』，『何所用』，故章先生於原學篇中，亦力揭其弊，而言曰：

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能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敝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殉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數年前，我在某大學，聽一位名教授對學生講演，中一節目，爲『不可迎合潮流』。我當時深加詫異，以爲先知先覺者，能利導潮流，如孫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是其次也，須順應潮流，始不至爲天演所淘汰。今某教授說『不可迎合潮流』，豈非教人自趨於退化，後來聽他講演終了，始知他把『風氣』誤作潮流看了。所謂潮流，如昔人曾說『革命事業，如轉巨石於危崖，不達其目的地不止』。若風氣則不然，例如社會間婦女之服裝，忽尙寬大，忽尙緊窄，忽尙深緋，忽尙淺碧，對於穿衣之原理，原則一，概不問，但知依樣摹仿，此所謂『風氣』。風氣有好有壞，我們所當審慎抉擇，不可隨人脚跟，亦步亦趨。——某教授謂『不可迎合』，既未免過偏，乃又把『潮流』『風氣』誤爲一事，倘學生信而行之，豈非笑話，使某教授讀過章先生此文，亦不至誤風氣爲潮流矣！我讀章先生此文，回憶某教授之講演，不啻若鯁在喉，不吐不快，所以連類及之。最次，風氣積成以後，其錮蔽學者之聰明，更有不可思議者，請於下節述之。

文史通義外篇載戴東原氏與章先生論修汾州府志戴氏曰：

……舊志人物門類乃首名僧余欲刪之而所載實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豈可爲人地志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古蹟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蹟庸史不解此創例也

此實爲一極大笑柄戴氏在清代學術界中亦爲數一數二人物徒爲舊籍所縛乃至發生『僧非人』之怪論故章先生駁之曰：

名僧不可以爲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何物邪筆削之例至嚴極於春秋其所誅貶極於亂臣賊子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不聞不以爲人而書法異於圓方足之倫也……以古蹟爲名僧之留戀而不以人爲物名則會稽志禹穴而人物無禹偃師志湯墓而人物無湯曲阜志孔林而人物無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與禹湯孔子同其尊歟無其識而強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猶免於怪妄也（案此說『志』含有一名一動二志字意義）

風氣之縛人皆因『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然此猶爲依草附木次一等學者之通病若戴氏則因死讀古書乃有『名僧豈可爲人』之怪論所以者何戴氏自認生平第一部著作係孟子字義疏證因孟子之斥楊墨至謂爲無父無君之禽獸此種論調久印腦中故對於釋徒視同異類脫口說出『名僧豈可爲人』忘却彼僧是否血肉之軀是則風氣所趨其流弊必至如此實亦無足深怪章先生之不爲此種風氣所束縛雖由於於識高見廣迥異庸凡但我探索其不爲風氣束縛之最初原因却由記憶力遲鈍之故據先生女兒華絃文史通義序中說先生云：

少從童子學日誦百餘言常形亟亟……惟性耽典籍不甘爲章句之學……稍暇輒取子史等書日夕披覽孜孜不倦觀書自具識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劄記以俟參考

因記力遲鈍故對於旁徵博引專在故紙堆中做工夫的考據學不致被其束縛因性耽典籍乃泛濫子史——

一研究諸子，知天地間之理論，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博及諸史，知社會人羣變遷之原因結果，而以「人道」爲人生學問的第一要義。故對於「名僧非人」之怪論，敢痛下鍼砭。否則如他學者之株守一先生之學說，只知入主出奴，安有如此廣大精微之思想呢？章先生之所以異於其他學者之成就，蓋以此；而在清代二百數十年中，能翹然傑出者，亦以此。故於史釋篇，又申明所以爲學之道曰：

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通於五史之義也。

此與原道篇，皆以人倫日用爲學問第一要素。所謂一本萬枝，有條不紊者。至先生爲學之方法，則於博約篇中，說得極爲深切著明。不但爲中國舊有學問者，宜遵先生之言；即在今日西方學術瀾漫的潮流中，也非守先生的方法，不可。他說：

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味。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者，而或關衣料售藥者，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

此卽學貴專精，始能致用之義。否則正如一般自命萬能者，向人述說幾無不通曉，一旦施之實用上面，卽束手無策。此種人本社會間最多，而最可憐。實則亦爲風氣所束縛，聞人言某學爲近今所尙，卽趨而求之；明日又聞某學爲舉世所崇，又趨而求之。結果必至終身無一技一能，可以自立。苟能因性所近，任取其一而下，困知勉行的工夫，以全副精神治一學一業，豈有不成之理？

拙著國學諸話中，曾有一節論爲學之道：先須博覽羣書，見某種學科，與己性相近，爲己心所好者，乃專心從事於這一種，必至精通其底蘊而後已；然後再及他書，自然能左右逢源。頭頭是道。譬之昔人學武，或刀或槍，必精熟一項，雖百萬軍中，可橫行無阻。否則雖十八般武器，件件涉獵，因習而不精，一遇大敵，卽歸失敗。此爲一定不易之理。又嘗見有人專畫蘭草，又有人專臨蘭亭，絃因精熟之故，卓然成爲名家。任何一藝，精熟後，自能觸處

悟得精義妙道；如昔人善草書者，或觀舞劍，或觀蛇鬪，或觀挑夫競走，皆能在研究草書方面發揮妙理，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今讀章先生之著述，與此義亦正符合。因博覽之後，乃專心從事於史學，於史學精熟以後，乃悟到社會人道上，一切羣籍，無不供其驅使，結果於義理考據辭章諸學，成立一種獨立的學術。我以為不但研究舊有之國學，可以取法，即研究一切新學，也是舍此治學方法，更無第二條路可走的。

章先生，名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縣人。生於清乾隆三年，卒於嘉慶六年，享年六十有四，因不見用於當時，僅小試其才學於地方志上面。經先生所修者，有和州志、永清志、亳州志、常德府志、荊州府志、湖北通志等書，並補修史籍考、佐助畢沉纂續資治通鑑，而其學生之思想精力，皆萃於此文史通義書中。精理要義，均發前人之所未發。此篇所述，不過說明先生的思想統系而已。然因此而讀先生全書，要亦可作階梯的最初一步。至於登峯造極，那仍要一般讀者自己去努力的！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後學王繼塵謹識。

序

先君子幼資甚魯，賦稟復瘠，少從童子塾，日誦百餘言，常形亟亟，先大父顧而憐之，從不責以課程，惟性耽墳籍，不甘爲章句之學，塾師所授舉子業，不甚措意，塾課稍暇，輒取子史等書，日夕披覽，孜孜不倦，觀書嘗自具識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劄記，以俟參考。自遊朱竹君先生之門，先生藏書甚富，因得徧覽羣書，日與名流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所聞見，證平日之見解，有幼時所見及至老不可移者，乃知一時創見，或亦有關天授，特少時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揮盡致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著有文史通義一書，其中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易簀時，以全稿付蕭山王穀先生，乞爲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穀先生旋遊道山，道光丙戌，長兄枏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尚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錄成副本十六冊，其中亥豕魯魚，別無定本，無從校正。庚寅辛卯，得交洪洞劉子敬，華亭姚春木二先生，將副本乞爲覆勘，今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先爲付梓，尚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干卷，當俟校定，再爲續刊。道光壬辰十月女華級謹識。

目錄

內篇

易教上	一	原學下	三一
易教中	二	博約上	三二
易教下	四	博約中	三三
書教上	五	博約下	三四
書教中	七	言公上	三五
書教下	九	言公中	三八
詩教上	一二	言公下	四一
詩教下	一五	史德	四五
經解上	一八	史釋	四七
經解中	一九	史注	四九
經解下	二〇	傳記	五〇
原道上	二二	習固	五二
原道中	二五	朱陸	五三
原道下	二七	文德	五六
原學上	二九	文理	五八
原學中	三〇	文集	六〇
		篇卷	六二

天喻	六四	答客問中	一〇七
師說	六五	答客問下	一〇九
假年	六六	答問	一一〇
感遇	六八	古文公式	一二二
辨似	七〇	古文十弊	一四四
說林	七二	浙東學術	一八八
知難	七九	婦學	一九九
釋道	八〇	婦學籍書後	二二四
橫通	八五	詩話	二二六
繁稱	八六	外篇	
匡謬	八九	方志立三書論	二二八
質性	九三	州縣請立志科議	二三二
黠陋	九五	地志統部	二三五
俗嫌	九九	和州志皇言紀序例	一三八
鉞名	一〇〇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一三九
砭異	一〇一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一三九
砭俗	一〇二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一四〇
申鄭	一〇四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一四一
答客問上	一〇五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一四二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一四三	永清縣志政略序例	一七四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一四五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一七六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一四七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一七七
和州志政略序例	一五二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	一七九
和州志列傳總序	一五二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一八一
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	一五四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一八三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一五五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一八七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	一五六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一八八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	一五七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一八九
和州文徵序例	一五九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一九〇
永清縣志皇言紀序例	一六一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一九〇
永清縣志恩澤紀序例	一六二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一九一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一六三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一九二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一六五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一九四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一六六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二)	一九七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一六八	修志十議	一九九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	一七〇	天門縣志藝文考序	二〇三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一七一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	二〇四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一七二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	二〇五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一一〇五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一一〇七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一一〇八
覆崔荊州書·····	一一〇九
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一一一
爲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一一三
爲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	一一四
爲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一一五

嘗武功志後·····	一一六
書剳邑志後·····	一一七
書吳郡志後·····	一一八
書姑蘇志後·····	一二〇
書灤志後·····	一二二
書靈壽縣志後·····	一二四
附校讎通義·····	一二七

文史通義

內篇

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闡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爲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犧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犧，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識緯術數，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坤乾》。乃與我觀《坤乾》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憶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爲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時，同爲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焉。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爲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又其徵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爲三易